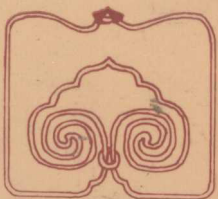


唐宋傳奇小說



中國古典白話小說

國家出版社 印行



唐宋傳奇小說



中國古典白話小說
國家出版社 印行

中國古典白話小說 2

特價：180元



唐宋傳奇小說



編選者：葉慶炳

總策劃：林洋慈

發行人：林大坤

發行所：國家出版社

總經銷：國家書店有限公司

郵撥帳戶：一〇四八〇一號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1段126之8號3樓

391-2425 • 391-4261 • 392-6748

電話：391-7918 • 351-0917 • 392-6749

印刷者：三文印刷廠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六三二號

有著作權・有製版權・翻印必究

71年1月初版

唐宋傳奇小說

目次

古鏡記	王度	一
補江總白猿傳	佚名	一三
遊仙窟	張鷟	一八
敬元穎	谷神子	四一
板橋三娘子	孫頤	四四
申宗傳	孫頤	四七
李陶	常沂	五二
王元之	常沂	五四
鄭德祿	常沂	五七
柳參軍	常沂	六一
崔書生	常沂	六六

目錄

鄭紹	常沂	六九
顏濬	常沂	七二
勝兒	常沂	七六
任氏傳	沈既濟	七八
枕中記	沈既濟	八七
獨孤退叔	佚名	九一
離魂記	陳玄祐	九三
柳氏傳	許堯佐	九五
唐暉	佚名	九九
李章武傳	李景亮	一〇四
柳毅	李朝威	一〇九
靈應傳	佚名	一一一
霍小玉傳	蔣防	一三一
雙聖燈	蔣防	一四〇
畫琵琶	蔣防	一四一
胡媚兒	蔣防	一四三
殷七七	蔣防	一四五
馬自然	蔣防	一四八
吳保安	牛肅	一五一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	一五六
廬江馮媼傳	李公佐	一六五
謝小娥傳	李公佐	一六七
長恨歌傳	陳鴻	一七一
東城老父傳	陳鴻	一七五
睦仁舊傳	陳鴻	一八〇
鶯鶯傳	元稹	一八六
李娃傳	白行簡	一九三
張氏	白行簡	二〇三
劉幽求	白行簡	二〇五
郭元振	牛僧孺	二〇六
張佐	牛僧孺	二一〇
岑順	牛僧孺	二一四
齊推女	牛僧孺	二一七
崔書生	牛僧孺	二二一
元無有	牛僧孺	二二四
杜子春	李復言	二二六
張逢	李復言	二三二
定婚店	李復言	二三五

薛偉	李復言	二三九
楊恭政	李復言	二四三
張老	李復言	二四七
李衛公靖	李復言	二五三
無雙傳	薛調	二五七
異夢錄	沈亞之	二六四
馮燕傳	沈亞之	二六六
武殷	鍾輅	二六八
徐佐卿	薛用弱	二七一
王維	薛用弱	二七三
旗亭宴飲	薛用弱	二七五
周秦行紀	韋瓘	二七七
紅線	袁郊	二八二
嬾殘	袁郊	二八七
圓觀	袁郊	二八九
哥舒翰	段成式	二九二
劉績中	段成式	二九四
江南吳生	段成式	二九七
上清傳	柳程	二九九

楊媚	房千里	三〇二
崔煒	裴鏘	三〇五
裴航	裴鏘	三一四
聶隱娘	裴鏘	三二〇
崑崙奴	裴鏘	三二五
崔護	孟榮	三二九
虬髯客傳	杜光庭	三三二
袁氏傳	顧覓	三三八
楚兒	孫榮	三四五
李微	張讀	三四七
步飛煙	皇甫枚	三五二
張直方	皇甫枚	三五九
冥音錄	佚名	三六四
灌園嬰女	范資	三六七
揚州夢記	于鄴	三六九
櫻桃青衣	任蕃	三七四
寶玉	鄭蕡	三七七
班處士	徐嶷	三八二
蚩蜉傳	徐嶷	三八七

白蛇記	徐嶷	三九四
倪彥思	杜菁夷	四〇〇
張和	朱希濟	四〇二
素娥	朱希濟	四〇五
周濟川	朱希濟	四〇八
薛宏機	牛嶠	四一〇
呂生	牛嶠	四一三
姚司馬	牛嶠	四一六
居延部落主	牛嶠	四一八
王生	牛嶠	四二一
郭翰	牛嶠	四二四
李威	張泌	四二八
劉氏子妻	閻選	四三一
綠珠傳	樂史	四三三
楊太眞外傳	樂史	四三六
趙飛燕別傳	秦醇	四三五
譚意歌傳	秦醇	四六二
李師師外傳	佚名	四七一

古鏡記

王度

隋代汾陰地方有個人姓侯，名字已不得而知，人們都叫他做侯生。侯生頗有才學，人們都把他看做是異人。王度和他有來往，常常以老師之禮侍奉他。

隋煬帝大業七年五月，王度罷官回到故鄉河東地方來，剛好碰到侯生病危快死的時候。侯生知道王度回來，便把王度找了去，交給他一面鏡子，說：「這面鏡子極為寶貴，帶在身邊，一切妖邪壞事都近不了身；你就好生保管吧！」王度很恭敬的接了過來，把它當作寶貝，隨身帶著。

隋煬帝大業七年六月，王度從河東同長安去，路經長樂坡；天色已晚，趕路不方便，便寄宿在程雄的家裡。程雄家中最近有人寄留一個婢女。這丫環長得相當漂亮，名字叫鸚鵡。王度住了一天，休息够了，準備離開，繼續上路。便穿了衣服，戴了帽子，拿出寶鏡來照了一照。却巧鸚鵡遠遠看見，於是便向王度苦苦哀求，說不要留在程雄家。王度不知其中緣故，便找程雄問個明白。程雄說：「兩個月以前，有一個陌生人從東方來，經過這裡，帶着這個丫環。那時她病得很厲害，這個陌生人就把她留下，託我照顧；並說他回來時，再帶她一起走。可是這陌生人已經走了兩個月了，一直都沒再來過。我也不知道這個丫環究竟是什麼來路。」王度懷疑鸚鵡是個妖精，就拿出寶鏡，對着鸚鵡照了過去。這一照，鸚鵡受不了，即時呼喊說：「饒命！饒命！我馬上變回原形就是了。」王度便把鏡子遮起來，說：

「你先說你的來歷，然後再變回原形，我就饒你一條命，讓你走。」鸚鵡說：「我本來是華山山神廟前面那棵大松樹下的千年老狐狸，因修煉已久，能變做人形，常常擾亂進山的人，所以山神要捉我治罪，我只好逃到河渭之間有一個叫下邳的地方。那裡有一個陳姓人家，主人叫陳思恭。我編了些謊言去騙他，承蒙他收我做乾女兒。陳先生的太太鄭氏對我也非常好。在那兒，我過得很快活。過了好些時候，陳先生看我也該嫁了，於是把我嫁給同鄉一個年輕人叫柴華的。可是我和他相處不好，覺得沒趣，便逃出來。向東邊走，經過韓城縣的時候，被一個無賴漢李無傲抓住。李無傲是個很不講理的人，他脅迫我跟着他到處玩樂，這樣子忽忽過了好幾年。前兩個月經過這裡，他不知怎的把我寄留在這裡，沒想到却碰上您這面寶鏡，想逃命都沒辦法。」王度便問鸚鵡：「你本來是老狐狸，變做人形，到人家家裡，又嫁了人，和人一起過日子，難道你不害人嗎？」鸚鵡說：「狐狸變成人形，和人在一起生活，並沒有什麼壞處；因為我們並不去害人。只是本來是狐狸，變做人形，是神所不容許的；這樣做他們覺得不安本分，大概命也保不住了。」王度說：「我放你走，你覺得怎麼樣？」鸚鵡說：「您這麼好心的對我，實在非常感激。只是您放我走也不濟事了；因為您那面寶鏡已經照到我身上，我怎麼也脫不了翅難，我是注定要死了。但我變做人形已經很久，實在不願意再看到我的狐狸樣子，希望您把鏡子收到盒子中去，不要再繼續的照我，好讓我在死前好好的歡樂一場，我就心滿意足了。」王度說：「我把鏡子收到盒子裡，你豈不是可以趁機溜掉了嗎？」鸚鵡笑着說：「您剛剛不是好意要我走嗎？您把鏡子收起來讓我走，豈不是您把好事做到底，成全了我？但我已經說過，被您的寶鏡照過後是注定要死的，我走也沒用了。只希望能讓我多活幾個時辰，讓我盡歡而死，這樣我就很高興了。」於是王度馬上收起寶

鏡，放在盒子中；又爲鸚鵡開了幾桌酒席，把程雄家中的人和鄰里都請了來，一起參加宴會，快活一番。鸚鵡喝得大醉，整了整衣裳，趁興起來跳舞，並一面喝道：「寶鏡呀，寶鏡，可憐送了我命！從我變做人形，跟了人家好幾姓。活着雖然快樂，死也不必哀傷。爲什麼要眷戀不去，留在這個地方！」唱完，對着王度再三拜謝而死。果然是一隻老狐狸。大家看了都驚歎不已。

隋煬帝大業八年四月一日，碰上日全蝕。王度那時正在京城作官。白天裡沒事，他躺在辦公廳旁的小房子中休息。忽然覺得太陽漸漸的沒有光彩，天也昏暗起來。他的屬下進來告訴他說，日蝕已經很深了。於是王度穿好衣服，帶着鏡子，走到室外。看看鏡子，鏡子也昏昏暗暗的，沒有光彩。心想寶鏡大概是配合着天地陰陽之妙製作的，要不然，怎麼太陽無光時，鏡子也毫無光彩呢？私下歎怪不已。過不多久，天慢慢的亮起來，太陽光也照到地球上，等日蝕過了，鏡子也明亮如前。從此以後，王度發現，只要是日月蝕，不管是偏蝕全蝕，鏡子都昏暗無光。

大業八年八月十五日中午秋節。王度有一個朋友叫薛俠的，曾得到一把銅鑄的劍。這把劍有四尺長，劍柄上雕著龍鳳盤伏的形狀；左邊的花紋像火燄，右邊的花紋像水波。金光閃閃，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的東西。薛俠得到這把寶劍，心裡很高興，就帶着去拜訪王度，並對王度說：「這把劍我經常的試驗它，只要在每個月的十五日，天地清明時，把它放到不透光的房子裡，它便可以發出亮光，而且能照得好幾丈遠。我有這把劍已經好久了，您也極喜歡些稀奇古怪的東西，今晚正好是十五月明之夜，我們就來試試看如何？」王度聽說，極爲高興。正好那天也是天清地朗的，最是好時候。當晚，兩人躲到一間屋子裡，把四周都遮好了，不透一點光線。薛俠把銅劍擺在床前，王度把寶鏡放在旁邊的椅子上。過不

多久，鏡子發出閃閃光彩，照得整個房間明亮如同白晝一般；銅劍在鏡子旁橫着，一點光彩也沒有。薛俠大爲驚奇，說：「您且把鏡子收到盒子裡，看看是什麼情形。」王度就把鏡子收到盒子裡。這下銅劍才慢慢的顯出光彩來，可是也不過一二尺長而已。薛俠見這光景，撫摸着劍，歎息着說：「雖然都是天下神物，其中却有高下相伏之理。我的劍碰到您的鏡子，可真個是顯不出光彩來。」從此以後，每逢月圓時節，王度便把鏡子放在暗室裏，鏡光都可以照數丈之遠。可是假如房子透了一點月光進來，鏡光就顯不出來了。大概是日月之光不是人間之物所能相比的吧。

隋煬帝大業八年冬天，王度被任命爲修史官。當他寫到北周的時候，想爲蘇綽寫一篇傳記。王度家中這時候有個僕人叫做豹生，已經七十歲了，本來是蘇綽的部下，讀了好些史書，也能作文章。有一回，他看到王度在寫蘇綽傳，不覺悲從中來，感傷不已。王度覺得奇怪，就問他是什麼緣故。豹生便對王度說：「我本來是蘇先生的部下，他對我一向都很照顧，現在看到他的話應驗了，想到我的老主人，不免暗自感傷起來。現在您擁有的那面寶鏡，是蘇先生的一個河南朋友叫苗季子的送給他的。蘇先生非常喜愛它。在他去世的那年，他常常覺得心頭鬱悶，十分不暢快。有一回，他把苗季子找來，對他說：『我自己算了一算，大概活不久了，就是不知道這面鏡子以後會到那裡去；我現在卜一個卦，您也看看，總算您送我鏡子的恩情有個下落。』於是蘇先生就叫我把著草給他，他便卜將起來。卜完後，蘇先生說：『我死後十幾年，我家就會失掉這面鏡子；也不知道會到那裏去。不過，這鏡子是天地之間的神物，它要怎麼樣雖然不知道，但也有些徵候。現今河洛之間往往有寶氣，和我卜的卦兆相合，我想這面鏡子可能會到那兒去！』苗季子說：『是不是依然被人所得呢？』蘇先生又把所卜的卦推敲了一番，

說：『先入侯姓人家，再到王氏手中；王氏之後就沒法子知道了。』」豹生說完，竟哭了起來。王度找到蘇綽的後人，問這件事究竟如何，果然蘇綽是有這麼一面鏡子，死了以後，就不曉得到那裏去了；和豹生所說的一樣。所以王度在寫蘇綽傳時，便把這件事記在傳後，只因爲蘇綽善長於卜筮，居然能預知將來之事。

隋煬帝大業九年元月初一過年的早上，有一個和尚到王度家化緣。王度的弟弟王勸到門口一看，原來是個和尚；覺得這和尚神采飄逸，和一般人不同，於是請他到客廳坐，並爲他準備了些吃的東西。兩個人談得投機，久久沒完。這和尚便問王勸說：「您家中似乎有一面絕世寶鏡，能不能借我看一下？」王勸覺得奇怪，這和尚怎的知道自己家中有寶鏡，就說：「法師你怎麼知道我家有寶鏡？」和尚說：「我曾經學過一些秘術，對寶氣相當能認識和辨別。您家屋頂上經常有一道青光和太陽相接；有一道紅光和月亮相連，這是寶鏡之氣。我已經注意您家有這青紅之光兩年之久了。今天是好日子，特地前來，想瞧一瞧，不知您可答應？」王勸聽說，便把鏡子拿出來。和尚看到，高興極了，連忙跪下，恭敬的接過來，仔細的看了一回。對王勸說：「這鏡子有好幾種靈異之相，可是都還沒有顯現過。您不妨用金膏塗在上頭，再用珠粉擦一擦，拿起來照太陽，那反射的光影可以照透牆壁，看到牆外的東西。」和尚又歎息着說：「另外有一種方法，可以照見人的內臟，只可惜沒有藥物可以用。」又說：「這鏡子只要用金煙去薰它，用玉水去洗它，再用金膏珠粉去擦它，任何東西都不能使它晦暗不明，而會長保鏡光明亮。」於是便留下金煙玉水及做法而去。王勸照着試驗，果然如和尚所說，每回必靈，沒失敗過。可是在這以後，再也沒有看到這和尚了。

隋煬帝大業九年秋天，王度做芮城市市長。這市長辦公廳的前面有一棵大棗樹；樹圍有好幾丈大，不知長了多久了。過去凡是到芮城來做市長的，沒有不恭恭敬敬的來拜這棵樹，而且不能遲疑，只要是稍微怠慢了一點，馬上就有災禍降臨，王度認爲，即使是有妖怪，也是人助長他的氣燄，這種沒道理的拜拜，理當把它剷除掉。可是過去的老官吏們都深知不去拜的後果，都來苦苦的請求王度無論如何一定要去拜一回。王度看在這些下屬的面子上，只好勉強的去拜了一回。可是心裡頭總想這棵樹必定有什麼妖怪寄身在裡面，人不能把它除掉，反而造成欺人的氣燄。於是暗中把寶鏡掛在樹上。到了當晚二更時節，只聽到辦公室前有打雷般的聲音，王度就爬起來看個究竟，發現環繞着大樹四週電光閃閃，雷雨交加，忽上忽下。到了天明，看到一條大蛇，頭是綠色的，頭上有白色的角；尾巴是紅色的，還有紫色的身子；額頭上有一個「王」字，全身受了好幾處傷，死在樹上。王度看妖怪已死，便把鏡子收回，派人把蛇抬到縣城門外，放了一把火燒了。又派人把樹剖開，發現樹心有個大洞，越接近地洞越大，而且有大蛇纏繞停留的痕跡。王度看了，也放了一把火燒個乾淨。從此以後，所謂的妖怪也就不再出現了。

大業九年冬天，王度又被調到河北去。剛好這年河北收成不好，鬧了大饑荒；老百姓都吃不飽，疾病也趁着貧病大大流行起來。有一個叫張龍駒的，也是河北人；跟在王度手下做個小官。家中有幾十口人，這下也染上了流行病，一時幾十口人都生起病來，情況很危急。王度看得過意不去，便帶着寶鏡到張龍駒家中去，叫張龍駒晚上時拿着鏡子對準家人一個個照過去。病人被鏡子一照，都嚇得跳起來，說是看到龍駒拿着一個月亮來照他們，凡是被照到的，就像冰塊敷在身上一樣，冷到內臟裡去。照完

後，高燒即刻降下，當晚病全都好了。王度心想寶鏡居然有那麼大的用處，而且對鏡子並沒有什麼妨害，既然能救大家的命，何不就多做些好事？於是帶着寶鏡到處去看生病的老百姓。等到夜裡王度回到家中，寶鏡在盒子裡居然響了起來，聲音清徹，傳得很遠，久久才停止。王度覺得好奇怪，是不是做了什麼，寶鏡不以為然的事了？第二天一早，張龍駒匆匆忙忙的跑來向王度報告說：「我昨天晚上睡覺時夢見一個人，那人長得甚是奇怪：龍頭蛇身，戴着紅色帽子，穿着紫色衣服，他告訴我：『我就是王先生那面鏡子的靈魂，名叫紫珍。我曾救了你一家人的性命，所以來請你幫個忙。你替我向王先生賠個罪，就說老百姓有罪，所以老天爺讓他們生生病，算是一個懲罰。現在王先生拿我去救老百姓的病，豈不是讓我逆天行事了嗎？而且再過個把月，老百姓的病也都會漸漸的好了，請王先生不再折難我。』」王度想昨晚鏡子好生生的響了起來，又聽張龍駒這番話，覺得鏡子也是有靈性的，因此不再拿它去救治老百姓的病。過了數月後，老百姓的病果然如寶鏡所說，慢慢的好了起來。

隋煬帝大業十年，王度的弟弟王勣不願做官，就把官給辭掉了。回到家中，和哥哥商量，想把剩下的歲月都用來遊山玩水。王度一聽弟弟要離開，就對他說：「現在天下已亂，社會不安，盜賊到處都是，你能很快活的到處走走嗎？而且我和你是親兄弟，非常要好，從來沒有遠離過，而你這回去，好像是不再回來了。從前尚子平去遊五嶽，最後不知到那兒去了。你如果也是這樣一去不返，我這做哥哥的怎麼受得了呢？」說着說着，王度便哭將起來。王勣說：「我已經決定這樣做了，留我也沒用。哥哥您是個明理人，應該可以領略到我的心意。況且孔夫子曾經說過，要動搖一個人心裡的想法是最困難的了。再說人生短短幾十年，這在天地之間不過像我們眨個眼一樣就過去了，遇到值得高興的事就去快活

一番，碰到不得意的事就好好大哭一場，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何必太在意呢？前人勸我們要安時處順，不正是這個意思嗎？」王度看弟弟意志堅決，料想留不住了，只好和他話別，心頭着實不暢快，好捨不得呀！王勣走前，對王度說：「我這一去，不知遭遇如何。但有一件事請哥哥答應，您所鍾愛的寶鏡不是人間凡物，我將走很遠的路，爬山涉水，可能會碰到許多危險，您是不是可以把鏡子送給我，說不定可以幫我解決一些困難。」王度說：「你是我的手足骨肉，我有什麼好吝惜的呢？」馬上就把鏡子交給了弟弟。王勣接了寶鏡，便提着行李走了，也不說到那裡去。王度目送弟弟的影子遠去，好生難受。

時間過得很快，一幌就是好幾年。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六月，王勣帶着寶鏡回到長安，見到了哥哥王度，說這面鏡子實在是個寶貝，也把遊歷經過說了一遍。

王勣離開家後，想先到嵩山少室。走到半山，已經夕陽西下，天色將晚，却巧路旁山崖下有個洞穴，裡頭有個小石房子，大約可容納三五個人。於是王勣就在裡頭休息，準備在那兒過夜。這晚，月掛高空，照得山中一片銀白，好個美麗的地方，美麗的夜晚。大約二更前後，忽的有兩個人到洞裡來。一個叫山公，長得像胡人，鬚眉雪白，瘦瘦的；一個叫毛生，面部寬寬大大的，白鬚，眉毛很長，長得又黑又矮。兩個人進得洞來，看到王勣，便問說：「什麼人在這裡面呀？」王勣回說：「是尋幽探穴訪奇的人。」山公、毛公便坐下來和王勣聊天。談了很久，二人往往有些高明的見解表露出來。可是王勣心裡懷疑這兩個人是精怪，就趁着二人不注意時，把手伸到背後的包包裡，打開鏡盒，取出寶鏡來，乘二人不備一傢伙照過去。這二人一見到鏡子，頓時便趴在地上，說不出話來。結果毛公變成了烏龜；山公變成了猿猴。王勣沒敢把鏡子取下，一直掛到天亮時候，看一看，兩個早已死了。烏龜身上還長了綠

毛；猿猴身上還長了白毛。

玩過嵩山，一路下去，經過箕山、潁水、太和，後來到了玉井。玉井有個水池，水深綠色，看來大概很深。王勣覺得有點不太尋常，恰巧有個打柴的農夫經過，就問他是不是有什麼名堂。樵夫說：「這是一個靈池，我們村莊每年一定要按節氣祭祀它，求它保佑我們，給我們福氣；假如稍有疏忽懈怠，那池水便不客氣起來，變成雲氣，化做冰雹，打壞了農作物和房子，實在很可怕。」王勣聽在耳裡，心想八成又是什麼妖怪在作祟。就拿出寶鏡，對着池子照了過去。這一照不得了，池水沸騰，發出震耳的聲音。忽然間，整池的水不留一滴，統統飛出池外，飛出大約有二百多步的距離才落了下來。結果發現一條魚，約有一丈多長，身子比手臂膀要粗，頭是紅的，額頭部份是白的，身體則是一段青一段黃，遍身不見魚鱗，但見口吐龍涎。整個樣子長長的，看起來有點像蛇，嘴也是尖的，在地上扭動着，還有光澤。只因在平地上沒有多的水，游不動，跑不遠。王勣上前看後，說到：「這是龍的一種，叫做蛟，離開了水就沒有什麼能耐了。」說着，拔出刀來，一刀砍去，發現還蠻肥嫩的，於是索性煮來吃了，味道也挺好。這下王勣又省了好幾頓的飯錢。

玉井玩過，便到汴這地方來。這兒有個張姓人家，主人叫張琦。這張琦有個女兒，不知道是生的什麼病，只要一到夜裡，在房子裡就呻吟起來，聲音哀痛，誰聽了都受不了。王勣經過汴地，聽說這件事，便去問張琦怎麼回事。張琦也弄不清楚，只說女兒的病已經生了好久好久了，白天裡好生生的，夜裡就不知怎的經常如此。王勣聽得清楚，就說：「今晚借宿一夜，我來看個究竟。」等到夜裡，果然又聽到張琦女兒的哀吟聲。於是王勣帶着寶鏡，到了窗外，對着屋裡照過去，只聽到張琦的女兒大叫了一

聲說：「戴冠郎被殺死了！」張家人大夥兒一起衝了進去，結果在牀下發現一隻大雄雞，已經死了。看了看，原來是張琦自己家中養了七、八年的老公雞在作怪，真是奇事！

王勣一路遊玩，想到江南走走。正準備從廣陵坐船過長江，正巧碰到怪天氣，雲層密佈，江水汹涌，駕船的人看得呆了，深怕開船不利，搞不好或許會翻船。正在疑慮之際，王勣帶着寶鏡上了船來，取出鏡子對着江中照了過去。說也奇怪，這一照江水頓時變得清澈異常，風停了，雲散了，波濤也平靜了。舟子大喜，即刻開船，很快便到了對岸。

過得江來，王勣便上礪山麴芳嶺。這山也生得怪異難爬，王勣不管，只顧往前走。常在山中碰到大羣的鳥繞着人亂叫；也有好幾次碰到大熊蹲在路中擋住了去路，王勣就用鏡子照他們。這些熊、鳥一見鏡子，也都被嚇跑了。後來王勣到天臺，凡是山谷洞穴都要去看看。晚上走山路，都將鏡子佩在腰間，周身百步以內極其明亮，再小的東西也都可以看得清楚。那些棲息在樹上的鳥都被嚇得到處亂飛。

王勣到了豫章的時候，遇見了一個叫許藏秘的道士。這人懂得走刀踏火的法術。他告訴王勣說：「豐城縣有位李敬慎先生，家中有三個女兒，都生了莫名其妙的怪病，沒有人能診斷出來。我去了，也沒看出是什麼毛病。」王勣有個好朋友叫趙丹，很有才識，正好做豐城縣的縣尉。王勣聽許道士說了以後，就到豐城來看老朋友，順便看看李家的事到底怎樣了？趙丹看老朋友來，極其高興。便命屬下帶王勣到招待所去休息。王勣因李家事有些奇怪，想去看個究竟，就對趙丹說：「最好讓我到李敬慎家留個幾天，他那兒有些事須要我去料理。」於是趙丹派人通知李敬慎，請他權當主人，好好招待。王勣便藉機會問李敬慎女兒究竟怎麼回事，李敬慎說：「我這三個寶貝女兒都住在正廳旁的夾房裡，每天到了傍

晚時分，三個便打扮起來，天黑後就回到夾房裡，而且把燈給關掉。我們都覺得奇怪，也曾到房外偷聽，想知道個究竟，爲着天黑看不見，只聽到女兒和男人說笑的聲音，通宵不停，到了天亮才睡覺。每天非得家人去喊，否則便不起床。看她們飯也吃不下，一天天的消瘦下去，我也十分不安。可是不讓我們打扮，她們一個個不是要上吊就是要跳井，真拿她們沒辦法。」王勣聽了，便對李敬慎說：「你帶我到你女兒住的夾房裡去看看。」這夾房東面有座窗子，王勣心想，問題大概就這上頭吧！再對李敬慎說：「我來替你解決吧，今晚你女兒進房以後告訴我一聲。」於是王勣利用白天的時候，鋸斷四條窗子欄干，切掉一截，另外用木條撐住，看起來和沒動過一樣。王勣這樣做，爲的是怕房門關得牢，一時間難打開，恐怕誤了事。當天傍晚太陽西沉以後，李敬慎跑來說：「我女兒已經打扮完畢，到夾房裡去了。」王勣便動身前去夾房外。果然到一更左右，聽到夾房裡有男女嬉笑聲，和李敬慎所說一般。於是王勣動起手來，利用白天裡所預備好的工事，輕輕的將換好的支撐着窗子的四根木條抽下，拿起寶鏡，就往夾房裡照，頓時聽到李敬慎的三個女兒大叫說：「誰殺了我的冤家啊！」起先什麼也沒看到，王勣把寶鏡懸在窗上掛了一夜，天亮以後，大夥兒一起進去，發現三隻不同的動物死在那兒。一隻是黃鼠狼，約有一尺三、四寸長，身上沒有毛，也沒有牙齒；一隻是老鼠，身上也沒毛沒牙齒，長得又肥又大，少說有五斤重；還有一隻守宮，有人的手掌那麼大，身上有光彩奪目的五色鱗甲，頭上有兩隻大約半寸長的角，尾巴也有五寸多長，三隻動物都死在窗口前，可能是要逃走沒來得及之故。從此以後，李敬慎的三個女兒病也好了。

王勣離開豐城，到廬山玩了好幾個月。當地有個隱士叫蘇賓，是個極有見識的人，對易經所說天地